

书生看剑

TIAN XIA GU SHI .

民歌 有一个久远的传说 ,古老的石头会唱歌。

院内 摆着七口黑色的棺材。

高渐离站在越如的院内，一步也拔不动了。瓷住了一样。她（请注意作者用的这个第三人称的“她”作者以现代汉语记叙这个数千年前的故事时，人物一概根据至今在易水河畔的传说。）被眼前这惨烈的场面惊得呆了。越如一家七口被人杀死在院中。血已经凝固成黑黑的颜色。越如倒毙在院中的石凳旁。他的眼睛还没有闭上。他最后的目光是僵直的 恐惧的。

脸上的肌肉好像突然被蛇咬了一样，僵硬地扭曲着。他一定是受了什么惊吓。高渐离想着。

雾在上升，更浓密了，已经十分的不透明了。院子里的七具死尸似乎在这不透风的雾气里漂浮，高渐离感觉到了一种可怕的包围，呼吸也有些急促起来。她的思绪在白茫茫的雾气中跳动。

落叶在雾中沉沉地飘着。高渐离眉头紧锁，定定地看着越如。是谁干的呢？高渐离努力让思索冲出这雾气的包围。她知道越如三个月之前已经向秦王奏明他不想再做密报了。他已经做了二十年，他紧张了二十年的神经有些累了。任何一种职业，如果尽心尽力地做上二十年，也会疲惫的，也会把你最初的兴趣磨洗得失去了原色。何况这种冷酷的像影子一样不舍昼夜盯着目标的密报职业呢！秦王政已经同意了越如退出的请求。可是为什么越如刚刚到了赵国，就出现了这种残酷的事情？高渐离缓缓地在院子里走着，她试图能发现一些线索。突然，她猛地回身，她已经感觉到了有人在院外窥视。她飞身跃出来，脚刚刚落地，剑已经拔在手中了。可是，除了雾气，还是雾气。但是高渐离知道，刚刚的确有人来过。

是谁呢？凶手？没有人回答她。只有这满天的雾气。高渐离感觉自己落进了一个大网中，像一只没有抓住老鼠反而扑进网中的猫，她茫然失措了。她缓缓回过身，她要将这七具尸体装入这七口棺木入殓。凶手什么都做好了。只把入殓的事留给了她

（高渐离将七具尸体入殓的时候，谈歌要写的第一主人公荆轲，已经急匆匆地从南边赶来，刚刚要渡过黄河。这两个人物曾在一年前萍水相遇，结为知己。三天后他们两个要相逢在去

燕下都的官道上。而这一次会面竟是注定他们命运的一次会面。)

黄河的涛声奔马一般扑上来，然后粉粉地摔碎在岸上。荆轲就是这样感觉黄河的涛声的。

荆轲牵着一匹白马，站在黄河岸上，喊过一个年轻的艄工。艄工把小船摆过来。荆轲牵马上船，年轻的艄工打量了一下这个跟他年纪相仿的汉子。这个汉子两条粗重的眉毛给艄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荆轲没有注意艄工在观察他，荆轲目光稳稳地盯着黄色的河水。他知道，过了黄河，就走进赵国的地界了。小船像一只灵巧的水鸟，在河上悠悠地行进。荆轲坐在船头，他觉得十分扫兴，他很想看看黄河奔流的样子，可是白雾茫茫，他只能听到雾中的涛声。艄工似乎看透了荆轲的心思，笑着说了句什么。荆轲没有听清，也没有再问。小船终于窜过黄河，荆轲回头看，白白茫茫的雾气已经在河面上更加猛烈地升腾起来了。他把钱付给那个年轻的艄工，牵马跃上湿漉漉的河岸，向北走去，道路已经被雾气笼罩得近乎消失了。太阳像一只没有煮熟的鸡蛋黄，在雾中向西天沉沉地坠落。天即黄昏，或者说，不管天是否黄昏，路程也是不能再快了。雾气越来越厚。荆轲感觉自己的衣服全被雾气蒙湿了。内心也雾蒙蒙的。雾能渗透到心里吗？他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怪怪的念头。

他策马进了原阳城时，太阳彻底消失了。城里的雾显得薄了一些。街上已经冷落了。空空的街巷中，已经没有生意。街两旁，闪动着许多如豆的灯火，有微弱的光漫在街上，在街中的石板上流溢。他寻了一个客栈住下了。店家是个非常和气的老汉。把一壶热酒和几碟小菜端进客房，跟荆轲唠叨了几句，就有趣地退出了。

荆轲吃了几杯热酒，困乏便像潮水一样涌上身来。他衣服也没有脱，就倒头睡过去了。乱乱地做了几个梦，朦朦胧胧中，他听到了雨声。他翻身坐起，果然雨正落得急切。悠悠的凉风从窗子缝中扑进来。他呆呆地坐在窗边，困意一点也没有了。他细细碎碎地想着心事。他摸摸枕边的剑，情绪又沉浸在对韩起去世的悲伤中了。他刚刚跟韩起学了几个月的剑，韩起竟然溘然去世了。一代剑侠走了，带走了那绝世的剑法，留下了一个无人可以替补的空白。

荆轲想起了在卫国做小吏的父亲。做了几十年小吏的父亲，什么也没有给荆轲三兄弟留下。大哥没有读书，而去经商了。二哥侍奉着年迈的母亲。荆轲却走上了一条念书人的道路。当他突然想起自己应该丢掉这条道路的时候，他已经二十七岁了。他结识了韩起。他不曾想到，卫国剑道中的第一高手韩起竟是父亲的旧交。他到现在仍然奇怪，父亲为什么从未提起过这位赫赫有名的剑侠呢？而韩起提到荆轲的父亲时，竟有一种莫名的激动。荆轲一直茫然不解。现在韩起死了，这个谜便永远解不开了。

雨似乎停了。荆轲信步走出房门，雾已经散尽，但见一弯新月在云层中躲躲闪闪着。院中一棵老槐肥影，舒展地横斜在湿湿的地上。空气湿得沉涩。街上的敲更声时远时近。荆轲一时心静如水。他猜想着自己把韩起这柄剑交到燕国那个叫田光的人手中时，田光会是什么表情呢？

是啊？那个当年剑气纵横的田光是个什么样子呢？荆轲想。

（当年站在夜色中的那个荆轲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谈歌常常想。）

天终于晴了。一连几天的秋雨，中山去燕下都的官道上很是清爽。时令已过中秋，天高气爽。高渐离心情开阔得像一片收割后的田野。她背着一柄剑，马上还有一张酱紫色的筑。太阳已经偏了，她算计了一下，到燕下都要很晚了。她紧策了几鞭，身下的那匹黑色坐骑便箭一样飞跑起来。

高渐离剑客装扮。一身青色短衣，脚上一双牛皮轻靴。路上有行人看她，不由得心里赞叹一句：好一个英俊的后生！而没人能看出，这一潇洒男装的高渐离，却是女儿身。

（谈歌的小说写到这里时，继续向读者交待关于高渐离的性别。史书上记载的高渐离并没有说明其性别，而在古燕下都（今易县）的传说里，高渐离的的确确是一个女扮男装的侠士。谈歌曾经到易县采风，当地一些颇知道许多掌故的老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他，高渐离是一个女子，而且是一个剑法奇绝的女子。当历史并没有记下高渐离的身世时，谈歌只能相信这些传说了。当地一位搞三套集成的民间文学作家恳切地对他讲，你如果写小说，一定要写高渐离是一个女人，高渐离怎么会是个男的呢？这位作家对谈歌说这话时，目光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他向谈歌表述的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而是要求一种证明。他有些愤愤不平地盯着谈歌。谈歌答应了，谈歌知道，历史（正史）除去文字记载以外的东西，要靠民间传说来丰富。以下关于高渐离的故事，完全是按照流传在易县的故事记录的。如今易水已经干涸，而传说却依旧鲜活如初。）

高渐离自幼入剑门，做了剑士。学得一身武功。后又遇到琴师迟玉子，学得了一手好筑。那一年，她在咸阳访友，被师兄师诠引进秦宫击筑，秦王看中了击得一手好筑的高渐离，她由此做到秦王的密报，划归到师诠这一密门下，至今已经五年了。她

这次到燕 是执行秦王的命令 密访燕国的军情。她也是来会另一个同门密报，张久。那个能够很熟练地从一只狗身上剥下一张皮子来的张久。至今，高渐离还没有见到过一个能够像张久那样技艺娴熟的屠夫。娴熟的技艺让人相信他甚至能从一只狗身上剥下两张狗皮来的。

密报的上峰是密门，密门直接为秦王政管辖。秦王手下到底有多少密门？也许只有秦王知道。各密门之间是从不往来的。高渐离只知道师诠这一密门中，有近二十名密报。

已经在师诠手下做了十年密报的张久，是高渐离的挚友。高渐离十分喜欢吃张久烹调的狗肉。密报都有自己公开的职业。如师诠是牲口贩子 越如是江湖流医 高渐离是琴师。张久却是屠夫，他的屠宰技术曾在许多诸侯国留下了盛誉。谁能想到诸如这些牲口贩子、流医、琴师、屠夫之流 竟是常年奔走在各国，暗暗为秦国提供着军事和经济情报呢？今年，高渐离得知，共有六个密报向密门师诠提请退出的要求。师诠呈报秦王，都得到了批准。但是这六个人有五个人先后被人杀死。现在只剩下一个张久。高渐离心悚，张久一定是下一个了。想到能够杀狗的张久也会让人像狗一样杀掉，高渐离一阵心寒。她知道秦王的性格，如果想除掉哪一个人，秦王是绝不会放过这个人的。越如的被害，使高渐离已经看出这些退出的密报都不会有好结果的。秦王不喜欢这些人把秘密带到民间。也许一些职业只能跟定你的终生。好比说瓦罐只能在井上摔破。但是谁把这些人杀死的呢 这些密报 都是武功绝顶的高手 绝不会轻易被谁取走性命的。更何况这些人都是被人当面杀死的。杀他们的人会是谁呢？依照越如的身手，若非顶尖的高手，是绝难近身的。或者说 是他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趁其不备 高渐离想到了

一个人，师诠。她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她眼前显出师诠那一张永远微笑的脸。会是他吗？

（凡举谈歌能读到的任何一部关于荆轲或者高渐离的文字记载中，都没有师诠这个名字。而师诠这个名字至今在易县广为流传。传说他与高渐离同门学艺，是高渐离的师兄。师诠的剑法是当时绝顶的一流高手，师诠的名字随着荆轲的故事在易县流传至今。谈歌相信有这个人。）

师诠这一密门中，也只有师诠知道高渐离是女儿身。因为师诠曾与她同门学艺五年，五年的同门学剑，足够使一男一女发生一些很让人熟悉的故事。师诠渐渐对高渐离就有了一片很痴的恋情。但是高渐离对师诠总是犹犹豫豫。师傅临终前，曾对她提及此事，高渐离仍是没有承诺。高渐离自觉对不住师傅，但心中对师诠终是热烈不起来。她总感觉师诠的身上有一种不可捉摸不可亲近的东西。

一年前，高渐离去齐国探访军务，师诠也一路相随。中途，师诠向高渐离表达了内心的爱慕。高渐离委婉地拒绝了。师诠很是悲凉，只好半路离开了。高渐离有些痛苦，她不知道怎样才能不使师诠受到伤害。她思前想后，当她几乎要决定嫁给师诠的时候，她碰到了荆轲。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么强烈地爱上了荆轲。她常常想，也许真是命中的安排。

那一次，高渐离未到齐国，先在楚地重游。高渐离邀了在楚国做密报的张久去市上饮酒，张久带来一个有一双粗重眉毛的汉子，张久给高渐离介绍这个汉子是剑客韩起的弟子荆轲。高渐离想了解一下韩起的剑法，便提出与荆轲比剑。荆轲竟没有推辞。两个人便在席间较量。只过了几招，高渐离便知道荆轲远不是自己的对手，她发现荆轲的剑法只是刚刚入门，没有一点

防守的意识 招招却都是致命的攻击。最后 高渐离逼得荆轲扔了剑。荆轲高声喊道：“败了。败了。”哈哈大笑 却没有一点沮丧。高渐离感觉此人天性开朗。高渐离笑道：“荆先生 恕我直言 你的剑法粗陋 也只是刚刚破门 还远未登堂入室呢！”荆轲笑道：“我学诗不成 半途学剑 岂能学得精深 大概此生不会有何长进了。”

后来张久请二人饮酒。高渐离与荆轲谈天，想不到荆轲竟是满腹诗书，而且还精通音律。一番阔谈之后，高渐离觉得跟荆轲相见恨晚。那天 三人饮得大醉 高渐离击筑 荆轲高歌 很是畅快。高渐离邀荆轲到齐国住几日，荆轲便同去了。在齐国盘留几日 高渐离竟暗暗喜欢上了荆轲。后来荆轲南去 高渐离洒泪相别，直送出几十里才依依分手。

太阳正要落山。西天一片晕晕的女儿红 路上行人渐少 高渐离正在急驰 路边闪出一个骑白马的汉子 高喊了一声：“可是渐离弟？”

高渐离猛地把马带住 定目去看 心一下激跳起来。正是荆轲。那张白润的脸上 泛着暖意。背上有一柄剑 紫色剑鞘 在夕阳下泛着古朴的光泽。荆轲跳下马来，向高渐离拱手施礼。

高渐离飞身下马 深施一揖 高兴地笑道：“兄长 你如何赶到了这里 我不会是做梦吧？”

荆轲笑道：“受人之托 到燕去找田光义士。不承想在这里遇到了贤弟。”

高渐离目光中露出几许依恋。低声叹道：“我与兄长分手已经一年有余，真是无时无刻不思念兄长啊！”高渐离说这话时，感觉自己的脸发烫。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像细风穿过树叶一

样轻盈。

荆轲摇头笑道：“贤弟如何做女儿状态？”

高渐离一怔，朗声笑了。心中却是一阵忧伤。她突然想起了师途，她知道自己一定要在这两个男人之间选择了。而荆轲至今还不知道她是女儿身呢！

高渐离瞄瞄荆轲背上的剑，笑道：“兄长何时得这样一柄剑？我观此鞘不俗，定是一把好剑。”

荆轲点头：“贤弟好目力，此剑是韩起老先生的剑。”

高渐离一愣：“韩老先生故去了？”

荆轲惊讶：“贤弟如何得知？”

高渐离忧伤地说：“韩起剑不离身。若剑在兄长这里，他人一定是没有了。”

荆轲粗眉皱起，长叹一声：“是的。韩起先生终前托我一件事，让我把这柄剑交给田光先生。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高渐离点头：“我知道韩先生生前想与田光一决高下，现在韩先生撒手西去，真是遗恨了啊！”

荆轲叹口气：“人生苦短，何必无谓争斗，计较一日之短长！”

高渐离看看荆轲：“兄长说得极是，武学的残酷，比不得诗书。”

荆轲转了话题，问：“可见过张久兄？”

高渐离摇头：“我也久不见他了。兄长可是馋他的狗肉了？”

荆轲笑起来：“张久兄的狗肉，渐离弟的筑，我得之一便足矣！”

高渐离叹道：“可惜不知道张久现在在哪里。想到张久或许

已经不在人间了 她心中一阵凄然。越如一家惨死的景象 又在她眼前晃动。

荆轲笑道：“你怎么不知 张久兄在燕下都啊！”

高渐离一愣：“当真？”

荆轲笑道：“我此次正是要会他的 不期遇上了贤弟。”

高渐离大喜。她是真的大喜。张久现在活着。

疲惫的夕阳沉沉地向西天滑去。高渐离笑道：“前边就是燕下都了 我们加快些步子 天黑之前赶到那里便是。”

夕阳缓缓地沉下去，火烧云使着性子在西天散开。田光披一身夕阳红 进了燕下都城门。城门官朝他笑笑：“田先生回来了。”田光挥挥手 没有下马 就直奔家中。

进了一条巷子 到了自己的家门 田光跳下马来 突然感到一阵疲惫。他心里慨然：“我果然真是老了！”他把马交给了门人 进了院子。

管家田举正在院中击筑，悠扬的筑声在黄昏中十分动听。他看到田光进来 忙放下筑起身道一声：“老爷回来了？”就吩咐下人备酒菜。

田光走进屋子 坐下 田举已经把一壶酒烫在案上了。不一刻 厨师端上几道菜来。田举在一旁侍立。田光笑道：“你去弹琴吧。有事我喊你便是。”田举笑笑 便退下去了。

田光喝罢几觥闷酒 感觉心中更加惆怅。他推开窗子 望着一天的银月，田举的筑声清新而辽远。田光知道田举是用琴声为自己解忧。田光心情却一点也好不起来。他原在燕下都隐姓埋名过了十几年了，不期被燕太傅鞠武举荐给了太子丹。太子丹礼贤下士 田光只能出世。太子丹与他曾彻夜长谈 要报在秦

七年的“质子”之仇。田光便到处为太子举荐武士。但凡举一百，可用者不过二三。他刚刚到北方去了些日子，也是去给燕丹寻找猛士的。不料竟是空空而归。他暗暗叹息，天下确实要归到秦的手里了！田光信步走到院中，仰头看看天空，银河灿烂，夜色如洗。他刚刚要备马去太子丹那里，门人就进来报告说：“先生，有卫国来的荆轲先生和高渐离先生求见。”

田光一怔：“请他们进来。”便趑身回到客房。

荆轲和高渐离走进来。田光让座。主客坐定，田光打量他们一眼，笑道：“二位从何处来？”

荆轲拱手道：“我是卫人荆轲。”

高渐离拱手：“我是江湖琴师高渐离。”

田光猛然盯住高渐离，笑道：“莫非是那一只剑用得神出鬼没，一张筑奏得举座皆惊的高渐离，久闻了。”

一旁侍奉的田举惊讶道：“高渐离？”

田光笑道：“我这位管家也喜欢击筑，日后还请高先生多多指教。”

田举向高渐离深施一礼：“还请高先生点拨。”

高渐离摇头笑了：“蒙江湖朋友错爱，渐离浪得虚名。怎么敢为人师表？先生莫要取笑渐离，渐离还要向管家请教呢！”

田光拱手：“不知道二位找田某何事？”

荆轲解下背上的剑：“田先生，韩起先生把这柄剑交与您。”就俯身把剑递过去。

田光脸色大变：“韩起他……”

荆轲点头道：“先生一定猜中，韩先生三个月前已经故去了。”

田光脸上一片哀痛，他颤颤地接过剑。叹道：“韩起兄，你

如何这样性急地走了？”他拔剑出鞘，那剑光一闪，寒气满了房间。田光两行老泪飘落下来。

荆轲道：“韩先生临终嘱咐，他来生一定与田先生切磋剑乙。

田光怔怔地看着荆轲，哈哈笑了，笑声震动，两行老泪流得更急。

田光突然收住笑，挥手擦去眼泪，问荆轲：“荆轲先生，你是韩起什么人，是他的徒儿吗？”

荆轲摇头：“不敢。韩先生一生不曾收徒。我虚得弟子之名，并未学到韩先生的一招二式。”

田光点头：“是了，韩起从不收徒的。但他若能视你为弟子，你必有过人之处。他若肯将此剑托交与你，你一定非寻常之人了。我观你面色不凡。”

荆轲摇头：“先生看走眼了。荆轲实在平常得很。韩先生喜读诗论经，我只是一个读书人，投其所好，错得韩先生抬爱。”

田光看着荆轲，目光中露出几许惋惜，转过身问高渐离：“高先生到燕，可有什么打算？”

高渐离笑道：“我听说燕地音律粗犷刚猛，此次来燕是想学习些技艺。”说罢，就朝一旁侍立的田举笑笑。

田光笑道：“久闻高先生武艺过人，燕太子丹正在招募勇士，高先生若有意思，我可以引见。”

高渐离笑道：“多谢先生，我闲云野鹤惯了，受不得抬举。”

荆轲看看高渐离，就对田光讲：“告辞了。”

田光送他二人出了院子。田光看着高渐离，目光中闪出一些兴奋。

月亮圆圆地升上来了，像一面银色的风筝。

田光回头对田举道：“牵马 我去太子府上。”

月光下，一只狗已经被吊死在院中的木桩上。张久正在精心剥这只狗。他做得很专心，算计着这张狗皮能换回多少菜蔬。狗皮在他手中熟练地游走 皮肉相离的声音 在张久听来 十分快乐。他忍不住想唱一支小曲。这时就听到身后有人大笑。他一回头 也哈哈笑了 就扔了屠刀 撩起衣襟擦擦手 过来跟高渐离和荆轲施礼。

高渐离握住张久的手：“张久兄 近来可好？”她的话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张久笑笑：“多谢渐离兄弟了。我还过得去。你们是如何寻到这里的？”

荆轲笑道：“偌大的燕下都，谁人不知道屠狗的高手张久呢！今日真是撞上了好日子，适逢张久兄屠狗。我们正好打打牙祭了。不知有无好酒？”

高渐离笑道：“荆轲兄恁地嘴馋 喘息未定 竟是先张罗吃喝了。”

张久哈哈笑了：“果然还有一些好酒。二位稍候片刻。”

张久就割下几块狗肉，放在釜中。又抱了一些干柴，燃起。不一刻，釜中便沸起一院子的肉香。张久到屋里抱出一坛酒来。荆轲笑道：“直要再快些 我喉中已经伸出手了。”高渐离和张久笑了。张久刚刚夹出一块肉来，荆轲抢先伸手撕下一块大嚼。高渐离被荆轲吃得呆住。张久大笑。

月上中天 三个人已经喝得微微醉了。荆轲晃晃着站起 笑道：“走了一天 真是困了。你们若坐就坐 我先去躺了。”就进了屋子。

月光清冷 高渐离看着张久 她仍能感觉出张久目光中有一

种惊魂不定的东西在闪动。她低声叹道：“张兄，如何到了这里？”

张久沉沉地说：“渐离，不敢瞒你，我这些日子东躲西藏，已经连连被人追杀，只好亡命到燕。我不承想秦王会下这样的毒手。现在越如不知怎样了？”

高渐离就落下泪来：“越如兄已经被杀了。”

张久怔住，仰天长叹：“为何如此？”

高渐离擦了一把泪：“兔死狐悲。我心中惶惶然，也已经是不可终日了。兄长可做过何种打算？”

张久摇头：“若是仇人要我死，我还能躲避，回击。若是秦王要我死，便是恢恢天网了。我又能有何种打算？我图自保，又何能自保？好了，生死有命，不提也罢。夜已经深了，贤弟早些歇息吧。”

高渐离看着张久，月光下，张久一张木木的脸惨白如雪，竟是没有一点生气了。

夜里秋风萧瑟起来，太子丹后园的杨柳榆槐落叶纷纷，搅得人心纷乱。太子丹今天把樊于期、鞠武、秦舞阳三人找来，商议对秦之策。四个人已经在后园坐了两个多时辰，却思考不出好计。四人闷闷相对，石案上的一壶茶早已经冷了。几片枯叶卷上石案，在石案上瑟瑟地抖动。太子丹一脸焦躁，手指在石案上轻轻敲打。秦舞阳偷眼看看太子丹，心中甚是慨然。他曾经向太子丹求战，但太子丹不许。秦舞阳有些焦躁地搓着腰中的剑，弄出一些细碎的声响。

太子丹看了一眼秦舞阳，苦笑了。秦舞阳原是城内的一个练武的少年，后来太子丹看他是个可造就之材，便把他引进宫

中让他专心习武。几年过去，秦舞阳已经是武功超群了。前几日，樊于期曾同他交手，秦舞阳竟在十招之内迫使樊于期丢剑。但是太子丹明白，若派秦舞阳带人去咸阳杀秦王，仍是没有把握。太子丹心事沉沉地看着园中渐渐败落的树木，他一阵惶然，谁能知道是哪一棵树上的叶子先落下来呢？如同他和秦王，谁能知道谁先死去呢？

一个威武的卫士来报：“太子田光先生求见。”

太子丹大喜：“快快让他进来。”

一阵脚步响，四人同时抬头看见一个老者踩着月光大步进了后园，正是田光。田光走近前，拱手施礼道：“太子，我回来了。”

太子丹皱着的眉头舒展了，竟来不及寒暄，就忙问道：“田先生，可曾找到刚猛之士？”

田光叹道：“田光无能，此次寻访月余，没有完成太子的使命。”

鞠武摇头叹道：“现在天下可供人驱使的侠士已经不多见了。这已经在我预料之中。田光先生，这非你之过啊！”

身材高大的樊于期长叹一声，起身在园中走动，焦躁得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豹子。他自从叛秦到燕之后，无时无刻不想回秦报仇，自己和长安君两家数百口人，已经被秦王屠门。日夜想起，撕心裂胆。眼看秦国的力量一天天强大，各国诸侯在秦国的进攻下，地盘一天天缩小，报仇之事，愈加遥遥无期。樊于期近乎绝望了。

田光看着太子丹。太子丹没有说话，抬着头望天。一朵黑云正在急急地向中天驰去，月亮被掩住了，只听得树梢在风中划动着黑暗。

院中黑下来 园中一时很静 彼此能听到呼吸声。太子丹闷闷地喊人掌上了灯火。

田光看看太子丹：“太子 天助大燕。我刚刚在家中见到了一位英雄 可为太子所用。”

太子丹一怔：“哦？”灯火一跳 扑上他的脸 他的脸颤动了一下。

鞠武和秦舞阳被田光的话吸引了。樊于期也停住脚，静静地听田光要说什么。田光笑道：“我观此人可堪大用。”就讲了高渐离。

太子丹急问：“那高渐离武艺如何？”

田光笑道：“依我观察 此人在燕国还无敌手。”

樊于期惊道：“竟有如此高手？”

一旁秦舞阳嘿嘿冷笑：“田先生此话过了些吧？”

田光看看秦舞阳 笑道：“秦将军莫要性急 你怕真不是那高渐离的对手呢！”

秦舞阳两眼登时要冒出火来 恶声道：“田先生 你是如何看秦舞阳的 我今日去会会他。”说罢 转身就要走。

太子丹喊住秦舞阳 皱眉道：“田先生 你不使用话激舞阳。舞阳心高气盛 怕是要与那高渐离去比试的。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鞠武笑了：“田先生怕正要让舞阳将军与那高渐离比试的。真金若不用火炼 岂知是不是真金呢？”

田光被鞠武说破 笑了。就对秦舞阳道：“舞阳将军莫要心急 我明日带你去会那高渐离便是。”

鞠武想了想 对太子丹说：“太子 田先生刚刚讲这高渐离，太子见或者是不见呢 目前天下纷乱 沽名钓誉者也多 舞阳明

天去试一下也好。”

太子丹点头，就抬头看天，夜色已深，空气中有了风在撕咬黑夜的声音。太子丹对田光笑道：“也好，明日就烦先生带秦舞阳去会一会这个高渐离。于期将军，我们回去吧！”太子丹同樊于期走出园子。

鞠武沉思不语。秦舞阳在园中走来走去，他已经有些按捺不住。

田光目送着太子出园，他感觉太子的态度隐隐有些失望。他笑笑，走到园中的莲花池边。池边残杨枯柳，落叶飘飘，一片萧疏之声。一池荷花，早已败了。池内风涌水皱，几片败荷时而卷起，生猛地在池中窜动。

鞠武不禁颤声叫道：“田先生，太子杀心已不可夺。他要报七年的质子恨啊！我担心只怕是燕要招来大祸啊！”

田光一动不动。秦舞阳木木怔怔地看着他。

荆轲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进屋子。他起身来到院子里，见张久正在霍霍磨刀，又一只狗已经吊在木桩上，目光惊恐地看着张久。高渐离刚刚练完了剑。二人看荆轲起来了，高渐离就笑道：“兄长昨夜睡得可好？”

荆轲不好意思地一笑：“我这些日子果然贪睡了。很想出去走走，看一看燕市的风光。”

张久磨完了刀，眯起眼睛看看刀刃，呼呼吹了几口气。刀刃发出脆脆的声响。那狗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嚎。张久把刀剁在案上，对高渐离和荆轲说：“今日正好是集日，我也歇手，带二位去燕市走走。”

高渐离点头：“正好去散散心。这些日子真是闷极了。”